

西莉維亞·瑪芝·彭芳琪



斯貝兰莎

天出版社

斯貝蘭莎

[意大利]西莉維亞·瑪芝·彭芳琪

馬杏城譯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六一年·北京

СИЛЬВИЯ МАДЖИ БОНФАНТИ
СПЕРАНЦА

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5

封面設計：邱 陵

斯 貝 兰 莎

书号 1519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)

字数 221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2 $\frac{11}{16}$ 插页 2

1961年6月北京第1版 196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价(3) 1.00元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

第 一 部

敏嘉在房前的打谷場上，一邊撒包谷粒，一邊呼喚小雞。

她在照看一群小雞吃食，它們把包谷粒都給啄光了。敏嘉的眼光特別敏銳，什麼也逃不出她的視線。

“嗚嗚！嗚嗚！……滾開吧，你們已經吃飽啦……嗚嗚！……咕咕……咕咕，小花儿，咕咕……咕咕，小黑几……”

蔡方在近旁的門坎上坐着，用蘆葦杆編東西。他冷冷地笑了笑。

“一喂雞，就象開大會一樣。女人的嘴巴可真能聃！芝麻大的一點事——总共才喂了幾粒糧食，話倒說了半個多鐘頭。”

他用眼睛斜視着敏嘉，晃了晃頭。

這老太婆身體僵僵，脊背彎得相當厲害，腰板已經直

不起来了。这就是她在稻田里劳苦了半生的结果。

“敏嘉，你要是找别人丢了的东西，可倒挺方便，真的！”蔡万时常这样说。

她的身子就确实象一个躬着腰在地上寻找什么东西的人。

“她要是死了，可怎么往棺材里装呢？”蔡万不止一次地这么想，但立刻又责备自己的怪念头。他不应该想敏嘉装棺材的事情。然而，老年人总是常常想到“死”这个问题的。

“应当给她定做一口棺材，”他对自己说。

●但是蔡万自己呢，他根本就不想要棺材。他情愿象他祖父那样，死在泥塘里；祖父死了很多年了，尸体一直没有找到。

他想：“那样既省钱，又免得给家里人添麻烦；再说，呆在蘆葦丛里的水鳥窩中也滿愜意……对一个河谷里的猎人来说，那样死，是再好不过的了。”

“别开玩笑啦，蔡万，”老医生回答他说。“别开玩笑啦，人迟早是要死的。”

正如老医生所说的，这是由于“高血压”的关系。老医生和蔡万在一起狩猎多年。当时蔡万给他训练猎狗，等训练好了，他就到嶺上去找医生。

“我们来啦。”

“明天早晨，”老医生回答他说。

第二天，刚蒙蒙亮，医生就駕起二輪馬車找蔡万去了。他家的房子座落在河谷里，看去好似綠叶丛中的一朵紅艳艳的罌粟花，特別醒目，老远就看得見。

医生把馬卸了下来，用一根长繩子把它系在树上，好让它可以自由自在地吃草。但医生的馬却不吃草，宁愿啃楊树皮。它在所有的楊树上都留下了斑駁的痕迹……

現在，那些树已經长得又高又大了，树干上留下了許多圓形的黑色伤疤……每块伤疤都是一个狩猎季节的标志……

老医生已經退休了，靠养老金生活，他的职务已經由另一位医生接替。可是他还是象从前一样；时常到蔡万的家里来，量过血压之后，就微微地搖着头，說：

“你还是少喝点紅的白的吧……不然总有一天你会掉到泥塘里去的，然后你就会生根发芽，将来从你身上长出一棵柳树来……”

“您放心好了，从我身上絕长不出柳树来……要长也准是葡萄树。”

老医生常常到他的家里来。他們經常談起他們俩当年年輕力壯，在河谷里被認為是优秀射手的往事。

“你还記得布魯查达堤坝决口的那一年嗎？野鴨子多极了，簡直象烏云一样……有时把天都给遮黑了。”

“可是，在布卡开始搞土壤改良的那年，当时的那个工程师您还記得不？那个人可真爱打猎，他怕別人妨碍

猎狗搜索，居然叫大家停了工。”

“啊，我的老天，怎么能不記得呢！有一天，检查員突然来了，他看見这样一个場面：有的工人在蔭凉底下躺着；有的坐着；而工程师却端着枪瞄准，等野鴨子……”

“那时候太美了，医生，高血压这个病还没有听说过呢。”

“糖尿病也沒有，”被糖尿病折磨得痛苦不堪的医生补充說。

“喏，現在咱們来喝一杯倒不坏……”

“蔡万，酒对你我来说，簡直就是毒藥……”

“話倒是對，医生，可是我反正也活不长了。我情愿从我的身上长葡萄树，只要不长柳树就成。”

接着，他轉过头来对妻子說：

“喂，敏嘉，来一瓶！”

敏嘉馬上走了出去，她的脊背駝得那样厉害，身子深深向前弯着，使得脑袋远远地越过了脚尖。这时，蔡万终于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了医生。

“医生，她要是死了，怎么往棺材里装呢？”

医生沒有象别人那样回答：“蔡万，你这种想法可真怪！怎么能想这些事呢……”

医生沒有那样回答。他沉思了一会，肯定地說：

“一定会給她定做一口特別的棺材；不过，那种棺材你我都看不到了。因为咱們准死在敏嘉的前头……”

然后，他們拔掉瓶塞，敏嘉送过来两个玻璃杯，站在旁边用試探的眼光望着丈夫。

“你为什么斟得这么少啊？是不是因为医生在这儿呀？医生，您最好是在他独自喝酒的时候来，看看他是怎样大喝特喝的！回头他又要犯病了……又要……”

“你别罗苏成不成？去！跟你的小鸡唠叨去吧……滚开！”

敏嘉迅速地往外走去，但走到門口又轉过身来，向前伸着尖削的下頰，說：

“怎么？好話刺耳朵，啊？”說完；她把駝背一轉，光脚跟在木屐里露了一下，就消失了。

这一天，蔡万正在思念医生。最近几天他没有来过，蔡万很想跟他談談。

他心里有点忐忑不安。

他在用蘆葦为自己的头一个孙儿編搖籃。家里人天天盼望嬰兒降生，但蔡万却不相信当地的助产士；他認為助产士近来的性情变得有些古怪，她居然說蔡万的儿媳妇最好是請个医生，还說她应当注意身体。

蔡万的儿媳妇仍在河谷里工作，虽然誰也沒有託她去。人人皆知，这里的怀孕妇女只要她們覺得还能干活，就一定去干。直到实在忍受不了的时候，她們才說，“算了吧，不能再去了！”

每逢妇女这样一說，一般在第二天問題就可以解决

了：用襁褓包着的嬰兒便在搖籃里呱呱地哭了。如果她不那麼說，嬰兒准生在河谷里的什麼地方。

蔡萬是在家裡生的，而他的三個弟兄却生在外邊：一個生在泥塘旁邊，一個生在農具房里，一個在降生之後被蚊子咬了，血中毒，很快就死了。

那麼敏嘉呢？

現在，她背駝腰佝，甚至比凳子都矮了一頭，看到她這種情形誰也不會相信她當年是……然而她在年輕的時候確是了不起的，難道她的兒子別爾托不就是夜里在河上生的嗎？那時候，她正往被洪水沖毀的堤壩上送沙子。當時大家都責備她說：

“唉！這個家伙真要命！偏偏在這個時候……本來就够受的了，她又給人添這麼多的麻煩！”

但是，她在生產的時候卻一聲沒響，自己從地上站起來，沒有找人幫忙，抱起孩子就回家了，她說她不愿意麻煩人。

見鬼！她現在的脾氣怎麼變得這樣暴躁了呢？

別爾托的妻子卻完全是另一種人。她身材高大、健壯、生氣勃勃……一點也不象敏嘉。敏嘉好似一條壁虎，臉色灰糊糊的，好象楊樹皮。

兒媳婦臉色緋紅，身強力壯，可是助產士却預斷了種種困難；看來她可能是個十足的胡塗虫。

新醫生始終沒有到這裡來過。常到蔡萬家裡來的只

有那位老医生。

如果真的有困难，新医生也早就来了。

摇篮差不多快编成了。雪白的篮子散发着潮湿的气味。蔡万用手在摇篮里面摸了摸，试试有没有可能刺伤婴儿的鼻尖……

敏嘉和小鸡的谈话声已经听不到了。不久，她回来了，手里拿着一条细绳子。

“拿来，让我来量量尺寸……”

“什么尺寸？你怕他躺不下吗？”

“瞧你这个老糊涂！我弄了点羽毛，打算做一床褥子。照现在的情形看，八成是快……你倒是把篮子给我呀，我好做一床合适的褥子！”

蔡万把篮子递给她，她一面用绳子量摇篮，一面在绳子上打小结作记号。这时，蔡万觉得有必要跟她谈谈他内心里的不安。

“敏嘉，你认为助产士说的那些话怎么样？”

“去她的吧！”

“说得对！”

“你打算叫我怎么办呢？连我自己也不知道……罗莎的全身都肿了，真的。天快黑的时候，她有一只脚，你瞧，就是脚背这儿，肿得比腿肚子还粗。两只手也全肿了。难为她还能拿铁锹！我总是对她说：你不是我们这一族的人。你应当躺在床上，别动。要不就安安静静地

呆在家里也好……结果是白费唇舌！她简直是个牛性子！别尔托也劝她别去啦，可是她连他的话也不听。她决心要跟大家一道干到底，因为她想买一个新五屉柜。”

“那么你看怎么办？是不是应该请个医生来？”

“为什么？为了生孩子？这不是生病，是生孩子……要知道，这更不是高血压。”

她说完便烦恼地搖着头，迈着迅速的步伐走了。

有时，男人们的思想真是古怪！

二

蔡万的工作已将近结束。

这时，他正在编篮边，动作迅速而灵巧，活象个花边女工。

自行车的声音在打谷场上沙沙一响，他就抬起头来。这是助产士来了。

她下了车，把自行车倚到高高的迷迭香^①树篱上，就拿着医药箱往门口走来。

“在哪儿啊？”

“你问谁在哪儿？”

“您说我找谁？您不能生孩子吧？”

① 产于南欧的一种蔷薇科植物。

“找罗莎？她在河谷里……她不肯在家里呆着，强留都留不住。我們可沒有訛她去。”

助产士凝視着老头，說：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方才巡查員的儿子去找我，叫我快点来，因为罗莎的身体不舒服啦！”

蔡万默默地听完她的話，然后象小猫似的輕輕一跃而起。

“敏嘉！喂，敏嘉！快来，敏嘉！罗莎不舒服啦！”

敏嘉的头发上滿粘着羽毛和絨毛，从挂着門帘的小門里把身子往外一探，說：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接着，她一看到助产士，立刻明白了老头着急的原因，便到院子里去了，她的背后飘起了一团团的絨毛。

“他們既是告訴你說罗莎不舒服了，把你請到这儿来，那他們一定会把她送回家来的。”

說完，老太婆急忙从他們的身旁走过，到屋里去了；过了一会，她在臥室里喊道：

“捷列莎，到这儿来，帮我把这床新被单鋪上！”

助产士連忙上楼，她一边走一边回过头来对蔡万說：

“請您赶快把火升起来，烧开水！”

蔡万的个性是不需要别人来催促的。轉眼間，又寬又大的炉灶里就冒起了熊熊的火焰。一口外面漆黑里面閃着耀眼光輝的大銅鍋已經挂在炉火上了。

然后，老头走了出去，往堤坝那边张望，但那里连一个人影也没有。

“八成是出了事，”蔡万自言自语地说。

他走到楼梯口，仰起头，喊道：

“敏嘉！要是她自己回不来怎么办？”

“你为什么问这个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……为什么？因为别人不能都跟你一样，见鬼！”

助产士从屋里探出身来，往外瞧了瞧。

“您知不知道你们的儿媳妇在哪儿干活？知道不？知道，那好极了。请您找一匹马，套一辆二轮车，要不就有什么套什么，快去接接她吧。”

她说完，不等他回答就退回屋里去了。

说得好容易！到哪儿找马去？

过去，管家的马常常拴在他的家里。然而事情往往就是这样，需要的时候偏偏没有。

蔡万的心里很烦躁，他想，那时要是请了医生（他的心灵曾对他说过，应当请医生），罗莎现在一定会留在家，那就有人照顾她了。他弯下腰，开始使劲吹火，吹得鼻孔里和眼睛上满是炉灰。然后，他又出去了。

敞棚里放着一辆独轮手推车。他对谁也没有说，推起车子便顺着堤坝急忙地走了。

这一天的天气十分奇怪。早晨晴朗，中午就变得阴

沉沉的，刮起了大风。后来，天又放晴了。但是北面的整个天空却阴云密布，接着又掀起了猛烈的风暴。

堤坝上——一个人影也没有。

蔡万一面跟从侧面扑来的大风搏斗，一面用劲推車。

走到堤坝拐弯的地方，在一排楊树林的外边，他看到了一片绿油油的窪地；再远一点——有一间存放农具的小板房，如遇天气突变，雇农们就在那里躲避风雨。

窪地那里有一些人。

蔡万把手攏在嘴上当传声筒，大声招呼他们，但他的喊声却被大风给刮跑了。

他于是跑了起来。北风吹得他摇摇晃晃，手推車在坎坷不平、又干又硬的地面上东倒西歪。然而，蔡万却没有因此放慢脚步。这时，他已经認出农具房旁边的人了，那里全是妇女，她们正站在門口向屋里张望。

他还得跑半个多小时才能到木板房。

当蔡万离板房只有几公尺的时候，妇女们才听到他的喊声。

“啊，謝天謝地！”他喊了一声，累得滿身大汗。“我足足喊了一个多钟头。你们为什么不到我们家里去送个信呢？我们听助产士說……”

“助产士？她倒是在哪儿啊？我们在这儿等她两个钟头了。一开始就派人去找她。后来，我们看罗莎不能动了，就又派人去找别尔托和医生。可是到现在谁也没有

来。罗莎的情况很严重。方才森林巡查員騎着自行車从这儿經過，我們托他去請請医生……可他却不慌不忙地說：‘用不着着急，摩尔人^①——他們就跟蛤蟆一样，孩子总是在水塘里生的。’罗莎的情况的确很严重……”

一陣陣的北风怒吼着，风势愈来愈猛。每当一陣狂风袭来，楊树总要往下一弯，就象小孩躲避脖子拐似的。木板农具房也在不住地嘎吱嘎吱的响。

蔡万茫然不知所措了。

他的儿子別尔托是一个拖拉机手，工作地点很远，这样，全部責任便落到这个家庭里唯一的男人——老头子的身上了。

“我不能把罗莎留在这儿……既是她情况很严重，那就更不能……再說，天气又是这么坏……”

“可是这时候您怎么送她走呢？她的肚子一陣陣地老是痛，全身都肿了，昏迷不醒，直翻白眼，气也喘不上来了。再說，您用什么送她？用手推車？沒有褥垫，又沒有盖被，那行嗎？”

蔡万慌了。他沒有想到这些問題。

一个年老的妇女轉过头来，冷冷地对他說：

“等医生看了再說，現在不能动她。”

“要是他不来怎么办？您为什么不請老医生呢？如

① 在意大利，通称非洲北部海岸的民族为摩尔人。

果請老醫生，他馬上就會來的。他絕不會叫咱們着急、為難的。不過，最主要的還是您為什麼事先不告訴我們一聲呢？不然的話，羅莎這會兒已經在床上躺着了……”

“就是告訴你們，她照樣也是不會回去在床上躺着的。說到我們沒有告訴你們，這大家都知道，生孩子的事甯想指望敏嘉……”

羅莎在水塘旁邊要生孩子，在肚子痛的消息已經傳到了老醫生的耳里。人們對他說，新任醫生不在家……他於是就代替新醫生來了。

“正是他！”一個灰溜溜眼睛的少女喊了一聲。

蔡萬把頭扭了過去。他的心情頓時輕鬆下來。

他老朋友的二輪車正往堤壩這邊駛來。蔡萬本想跑上去迎接他，懇求他救救羅莎，但他的兩條腿突然象灌了鉛似的，在地里扎了根，挪不動了。

三

這時，醫生吆喝馬的聲音已經聽得很清楚了。

“這邊來！對……甯……甯！”

馬停住了，醫生把手搭在蔡萬的肩膀上。

“如果摩爾人的婦女不在河谷里生孩子，人們准會想，那些孩子一定是投錯了胎……”他親切地放聲大笑起來，然後邁着迅速的步伐逕直往農具房走去。

“請趕我過去！”

他一走進板房就喊：

“請你們離開門口吧，堵得什麼也看不見了！”

顯然，他立刻又改變了主意，因為他又補充說：

“你們在那兒幹什麼？幫幫忙好不好？”

過了一會，蔡萬看見一個少女由農具房里跑出來，到二輪車上去拿醫生的醫藥箱。

從農具房里傳來了談話的聲音，他模模糊糊地聽到：我肚子痛呀！……注射……放血……他又聽見醫生在那裏申斥人，叫把燈點起來。

燈沒有點着，因為有一塊燈玻璃破了，從農具房疏松的板縫里鑽進來的風，不斷地把燈火吹滅。

燈光不停地跳躍着，一會又滅了。天色很快就暗了下來，在暮色蒼茫中，這些閃光就仿佛是不幸的信號。

過了一陣，蔡萬看見助產士和青年醫生也來了。

看來情形大概很嚴重，羅莎一定是難產。

他這樣焦急地等待着，等了多久呢？

蔡萬自從有記憶以來，從未這樣心慌意亂過。老头急得汗流浹背，冷風一吹，他就猛然一抖，象有人往他的領子里灌涼水一樣。

蔡萬一聽到嬰兒的哭聲，便鬆開拳頭，透了一口氣。他想站起來，但又站不起，結果他用兩隻手拄着地，才勉強站了起來。